

I206.2-2V5C1

120225

紅樓夢研究集刊

第五輯



红楼梦研究集刊

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

红楼梦研究集刊

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384,000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0

统一书号：10186·233 定价：(六)1.55元

208007

Essays and Studies
on
the Red Chamber Dream

Fifth Series

Nov. 1980

目 次

一部对时代生活感到痛绝的书

——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及其社会意义 …… 蒋和森 (1)

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

——谈《红楼梦》的主题与主线 …… 孙 逊 (41)

《红楼梦》人物形象的客观性 …… 滕 云 (59)

论《红楼梦》人物形象在后四十回的变异 …… 石昌渝 (85)

平儿与凤姐 …… 舒 芜 (117)

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选刊

《红楼梦》与《西游补》 ……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 周策纵 (135)

己卯本与庚辰本的关系 ……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 赵 冈 (143)

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 ……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余英时 (153)

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失谈到《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

贾宝玉之感情心态 …… 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叶嘉莹 (171)

《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

——戏曲穿插及小说主题的关系 ……

…………… 美国圣芭芭拉加州大学教授 白先勇 (195)

恒文致静泉二函初探 ……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马泰来 (199)

《红楼梦》原稿后半部若干情节的推测(下)

——试论书中人物命名的意义和故事的关系 …… 吴世昌 (207)

多姑娘与灯姑娘 …… 林方直 (221)

《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作是怎样迷失的 …… 邓遂夫 (233)

- 《红楼梦》王瀛评本概述……………赵国璋 谈凤梁(241)
《红楼梦》王瀛批语选刊……………谈凤梁 赵国璋(257)

- 三难《废艺斋集稿》为曹雪芹佚著说……………郭若愚(291)
关于“曹雪芹小像”的部分题咏诗……………邓绍基(321)
再论“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史树青(329)
浅谈曹雪芹的血统关系……………蒋晓前(337)
曹雪芹与右翼宗学……………江慰庐(353)
那无一个解思君!

——李煦史料新探……………徐恭时(365)

- 《推背图》·图谶·《红楼梦》……………王学泰(393)
《红楼梦》小考(五)……………陈 诏(399)
《红楼梦》中戏曲演出……………徐扶明(413)

- 红楼书话……………汪蔚林(433)
《红楼梦》书录(下)……………阿英遗作(445)
报刊文章篇目索引……………廖 梓(469)

- 记饶孟侃《咏曹雪芹遗迹》诗……………冀 哲(39)
青儿与板儿……………刘广实(57)
“绛树”与“黄华”……………清 晖(58)
清初北京城内八旗驻地问题……………翔 凤(84)
“曹雪芹折扇”和“大人”的称呼……………石 鱼(133)
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诗录……………寰 球(141)
与甲戌本有关的半亩园补志……………清 秋(152)
一九八〇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记实……………本刊记者(169)
周策纵咏红集句……………余 楚(194)
周策纵自度曲《红楼梦外一支·血泪书》……………阳 春(193)

舒元炜序本《红楼梦》小札·····	黄 叶 (206)
杨继振藏本《红楼梦》二、三事·····	红 豆 (240)
海棠社友——邵秋士·····	愚 谷 (256)
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	本刊记者 (290)
程本妄改举隅·····	舒 成 (363)
曹寅家的几位亲属问题·····	敏 成 (392)
“曹雪芹小像”部分题词的发现·····	本刊记者 (411)
怀古诗谜答案综介·····	洪玉宋 (432)
曹宣生卒年考·····	吴美禄 (443)
编后记·····	(490)

一部对时代生活感到痛绝的书

——论《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及其社会意义

蒋 和 森

曹雪芹是一个对社会人生有大阅历、大感慨、大悲痛的作家。

他满怀着辛酸，写下了一部“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红楼梦》。

在这部书中，曹雪芹以大量的篇幅写了许多“家常琐屑”和“儿女痴情”；可是，它却如此强烈地打破了无数读者的平静，并引起人们深沉的思考。原来，曹雪芹的“谈情”，谈出了非常深刻的社会内容。与此相联系，还把笔触从红粉朱楼伸向浩茫的广宇，从而表现出那个“末世”的种种社会景象。面对着大地上的呻吟和苦难，曹雪芹发出了悲沉的、抗议的呼声。他对封建社会里的各种问题，无论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寺院、思想观念以至风俗习惯等等，都在书中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接触，并且予以艺术的批判。

在中国文学史上，还很少有几部作品，曾经像《红楼梦》这样细致深微、然而又是气魄阔大地从整个社会的结构上揭露出封建制度的腐败。

荣国府——封建社会的缩影

《红楼梦》虽然对封建社会作了广泛的揭露和批判，但还不是在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问题上都很深入。有些论者称《红楼梦》是一部“生活的百科全书”，甚至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其实当时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科——农民群众反抗封建地主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在这部作品里得到比较具体、比较深入的反映。在这一方

面,《红楼梦》较之《水浒传》自是显得逊色。从作品的实际社会效果来看,也是如此。在封建时代,我们可以屡次看到农民起义受到《水浒》人物故事影响的记载;可是至今还没有发现有那一次农民起义受到《红楼梦》这部所谓“阶级斗争史”的影响。

毋庸讳言,《红楼梦》并没有在这方面发挥它的形象力量;甚至在这个问题上,还由于作者的阶级局限给作品带来某些缺点。然而,这并没有影响《红楼梦》的巨大价值。这部作品自有其不可企及之处。它用十分精湛的现实主义笔力,对那一黑暗世界的主人——封建统治阶级作了深入膜里的艺术解剖;并且令人信服地展示出这个阶级的腐朽本质及其“无可如何”地走向没落的命运。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又必然与孕育这个阶级的封建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红楼梦》正是在相当的深度上艺术地接触到这一点。

书中所着力描写的荣国府,象一面透镜似地凝聚着当时社会的缩影。这个封建大家族正象它所寄生的那个即将由盛转衰的清代王朝一样,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烜赫的豪华场面,但那“忽喇喇如大厦倾”的趋势,却已从各方面掩饰不住地暴露出来了。正如管家的少奶奶凤姐所说的:“咱们一日难似一日,总绕不过湾儿来。”在旧社会里,一个家庭的兴衰本属常见,似乎不足为奇,然而《红楼梦》显得深刻的是,它生动地表现出贾府的衰落并不是由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所促成,而是沿着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在运行。正如封建阶级的本质无法改变一样,这个贵族家庭的衰落也无法改变。

人们在读《红楼梦》时,首先都对贾府的穷奢极侈感到触目惊心,这个贵族家庭单是吃一顿螃蟹“就够咱们庄稼人过一年了”;为孙媳妇办一次丧事,送殡的行列就象“压地银山一般”,至于吃不了的珍馐就倒掉“喂猫”,连丫环们也习以为常。这类描写可算是有目皆见,毋需在这里多举;但《红楼梦》并不是单纯地铺写这些场面,而是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还有一层不写之写,即这个封建家族

正是在这种金光灿灿、笑语融融的豪华声中，加速地走向没落。虽然，这个家族的成员也觉得“咱们太费了”，甚至预感到“盛筵必散”而图谋挽救之法，但还是充满了说不尽的“富贵风流”，还是继续沿着衰败的道路走去。

以盛写衰，这正是《红楼梦》的特点。同时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了这个社会不可能持久繁荣，它的许多衰败的因素（如穷奢极侈），倒是常常在繁华中更加恶性发展。《红楼梦》中的贾府，这个上通宫闱下连农民的贵族家庭，正是典型地体现着这个规律。

《红楼梦》没有多写贾府是怎么发家的，但书中透露出这个贵族家庭的兴起，也是“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好象它的衰落只是由于“儿孙一代不如一代”，其实从这个家族的“老祖宗”开始，就一代胜似一代地发挥了封建剥削阶级固有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又是在必须维持一个“诗礼簪缨之族”所不可少的体统、架子、排场等等形式下出现的。它正象我们在历史上读到的许多封建王朝的衰落一样，总是按照一个相通的规律在进行，即首先从内里烂起，然后彻底倒塌。

鲁迅先生曾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荣国府的完结也是先从“内里蛀空”。当然，它和革命不同，并不是“由于投机者的潜入”，而是由于组成这个家族的大大小的成员，本身就是“生齿日繁”的蛀虫，无法剔除出去，所以非“空”不可；而且往往不等到革命风暴的冲击就已经空了。这种“空”，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因此，《红楼梦》虽然只着重写了一个贾府，但充塞在这个封建家族里的那许多腐败现象，那种复杂错综的矛盾关系，还有那种“高标见嫉”、“直烈遭危”的现象，却不是一家所独有，也不是荣枯

相连的贾、王、史、薛四家所独有，而是可通于国，可通于整个历史时代。因此，《红楼梦》所表现的盛衰之理、人情之常，便有了包孕无尽的含义，它总是引人感慨万端地想到深处、远处。

是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红楼梦》里凝缩着一部“二十四史”。但是，它并不是象“红学家”所力证的影射了甚么历史事实，而是曹雪芹以一个天才作家的艺术手腕，反映了历史上常见的许多带有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

微尘之中见大千，刹那之间见终古，《红楼梦》非常出色地发挥了这一美学原理。这是一部对封建时代的生活感到痛绝的书，一部几乎对封建社会里的一切、即使是那富丽堂皇最能迷惑人心的一切，也观察得很透彻并感到“空”的书。

“空”，这看来好像太消极了，其实这正是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对现存制度的一种绝望的否定。

恩格斯曾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①封建统治阶级的家史也象它的王朝史一样，常以这两“欲”作为它兴起的刺激，但同时又反过来成为它走向没落的因素。

贾府的穷奢极侈，其实正是贪欲的恶性发展。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这种贪欲，可以不惜“九死一生”地去挣，更可以敲骨吸髓地去取。《红楼梦》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它生动地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满足其贪欲无非依靠两种方式：一种是非法的巧取豪夺，如凤姐的受贿、放高利贷，贾赦的强夺石呆子的十二把扇子等等；另一种则是“合法”的常规剥削。这表面看来好象不象前一种暴虐，不会弄得受害者家破人亡；但实际上所榨取的数量更大。这种情形，最突出地是表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乌进孝缴租那一段描写中：

那是一个先遭雨涝后遭雹灾的坏年成；然而就在那一年，黑山庄农民向这个封建贵族地主所缴纳的各种东西依然有四、五十种

之多。除常米一千石以外，还有为奢侈生活所需要的熊掌、鹿舌、獐子、孢子、蛏干等等，单是猪这一项，就有暹猪、汤猪、龙猪、野猪、家猪等名目。另外还加租银二千五百两。甚至连贾府“哥儿们”玩的活鹿、锦鸡等等，也由农民“孝敬”到了。

以上所见，还不过是歉收之年，一个庄子向贾府的长房（宁国府）所缴纳的租子。从乌进孝的口中得知，他的兄弟还“现管着那府（指荣国府）八处庄地”，那么整个贾府每年向农民所剥削的数字就更惊人了。

可是，当贾府的珍大爷看过那张租单后，还是满不高兴地说：“这够作什么的？”接着又说：“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这句话真是活画出封建阶级赤裸裸的剥削面孔，然而它又是显得多么“名正言顺”，连那个乌庄头也连声陪笑，似乎感到理所当然。他今天踏着“四五尺深的雪”赶来缴租，就是为了“怕爷心焦”。

这一段描写，其意甚明，似乎有目共见；但却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特点，即作者是把它紧接在另一段描写——贾府领了皇上的“春祭恩赏”之后。这样的艺术安排，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用意很深的。

贾府所领的皇上恩赏是一个“小黄布口袋”，看来数目有限，因此贾珍只是淡淡地说：“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但是，当贾珍一听禀报“乌庄头来了”，真比见到皇上的恩赏要高兴百倍，盼待之情立刻溢于言表：“这个老砍头的今儿才来！”虽然乌庄头送来的租子使他大不满意，但这个封建家族所以能那样热热闹闹地忙着过年，忙着祭宗祠、庆元宵，并不是来自那个小黄布口袋上写的“皇恩永赐”，而是来自千万农民的血汗。高悬在贾氏宗祠上的那副对联：“兆姓赖保育之恩，百代仰蒸赏之盛”，正好是事实的颠倒。其实这也是千百年历史的颠倒。因此，曹雪芹

关于乌进孝缴租的描写,除了人所易见的意义以外,还通过如上所说的艺术构思赋予了一层更深的意义。在这里,作家的笔又继元春归省之后,曲折地伸向封建社会的最高顶端。

与贪欲联系在一起,必然互为因果地滋长封建统治阶级的另一特征——权势欲。对此,《红楼梦》也有反映。它出色地创造了两个热衷权势的典型,一个是贾府所器重的能干媳妇——凤姐;一个是贾府待为上宾的酷吏——贾雨村。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红楼梦》可算是把封建统治者的权势欲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又各有特色。

不仅如此,《红楼梦》还在书中一开始第四回对封建权势所造成的罪恶作了鲜明的揭露。这一回通过一段“薄命女偏逢薄命郎”的“梦幻情缘”,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命案,不但首先揭示出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而且还表现了以贾、史、王、薛为代表的封建豪门在社会上所形成的恶势力;它那烜赫的权势,已到了“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而封建阶级所以能随心所欲地满足其贪欲(如凤姐的纳贿、贾赦的夺扇以及薛蟠的强占民女等等),都是依靠的权势。有权就有一切,这正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如果说,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是利润,那么封建阶级所追求的则是象征着权势的高官。资产阶级为了牟取暴利可以不惜“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语),而封建阶级为了求得“大贵”则不惜“九死一生”。毋怪随着贪欲的扩大,封建阶级必然对权势引起剧烈的争逐。这种争逐可以发展到骨肉相残、不择手段的地步。《红楼梦》中赵姨娘和贾环企图用“魔魔法”治死贾宝玉和凤姐,正是为了争夺一个权字——继承权和当家权。这与我们在历史上常看到的争夺皇储(君权)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当然,赵姨娘毕竟是一个蠢女人,她所采取的手段,比起历史上那些权奸显得拙劣多了。

《红楼梦》不仅写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薰心,它还在第一回中说:“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根据脂批,这是指“贾赦、雨村

一千人”。可惜这部书没有写完，我们不能看到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描写，不过它已点出了封建社会里一个带普遍意义的现象——即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追求权势（纱帽），常在宦海风波中弄得家败人亡。于是这个曾经作为封建家族发展的“杠杆”，也和贪欲一样，又反过来成为“败家根本”了。

《红楼梦》就是这样深刻地表现了封建阶级不可避免地走向败坏的本质。然而它对封建社会所作的艺术解剖，并不仅止于此。

平常的生活，不平常的意义

曹雪芹在揭露那一社会的时候，不仅是把那些明显的、容易辨认的丑恶现象拿给人们看，象贾赦、贾珍、贾蓉、贾环、赵姨娘、贾雨村、薛蟠等等，自是一眼就可看出他们的面目可憎；除此以外，曹雪芹还善于从那一社会各个隐蔽的角落里，从那些平淡无奇的、甚至是显得非常好看的生活现象背后，展示出那一社会黑暗的渗透程度。

曹雪芹天才的特色之处，是善于在那些看来是平常的生活现象后面，展示出它的不平常的意义。同时，这个作家还善于在事物外表的直接描写中，深托出它的内在含义，有时甚至是与表面现象好象相反的含义。

只要一打开《红楼梦》，几乎在书中随处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也许，我们现在是被作者带到贵族少奶奶秦可卿的绣房里。这里有着精美华丽然而却是俗气的陈设。房外屋檐下，日正当午；几个小丫鬟为了侍候主人昼寝，正坐在那里看着猫儿打架。一切是显得这样的恬静和充满睡意。这是一幅在《红楼梦》中常遇到的家常生活图画。然而，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昏沉，多少个美好的青春，就在这种无聊而又迫不得已的闲空里悄悄地消逝了。

也许，我们现在来到了王夫人的上房，正看见一个老妇人跪在那里。原来，这是丫鬟金钏儿的母亲。刚在几天之前，她的女儿被

王夫人一掌打得跳井死了，此时王夫人把她叫来，赏了她“几件簪环，又吩咐请几个僧人念经超度”；于是，这个母亲便诚心诚意地拜倒在地，磕头谢恩。这种磕头谢恩，在这个家庭里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不禁要问：是这个母亲见利忘情呢？还是她已经被剥夺了仇恨的能力？——从这个母亲的身上，我们不是感到古老的祖国正在沉睡？人民群众还没有从封建统治的长期麻醉下觉醒过来。受害者不但不觉得受害，反而歌功颂德，感激涕零。

也许，我们现在是逗留在封建社会小市民的社会层里。又一幅平常的生活图画展开在我们的面前：一心想爬到荣国府里去“弄个事儿管管”的贾芸，正从他舅舅卜世仁的药铺里匆匆地走了出来。他来求舅舅帮衬、借贷，受到了一场冷言冷语的拒绝。但是，那个刻薄的卜世仁，又仿佛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便在贾芸的后面喊道：“怎么急得这样？你吃了饭去罢！”可是，他的话声还没有落下：

只见他娘子说道：“你又糊涂了，说着没有米，这里买半斤面来下给你吃，这会子还装胖呢。留下外甥挨饿不成？”卜世仁道：“再买半斤面来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儿：“银姐，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有钱借二三十个，明儿就送来还的。”

夫妇两个说话，那贾芸早说了几个“不用费事”，去得无影无踪了。

在这里，曹雪芹好象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吝啬的舅母；其实他更写出了一个带普遍意义的现象：在那一社会里，半斤面或四两冰片，就可以使人化费那么多的机心去毫不羞地说谎。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不能赊欠，但一个人的灵魂却只需几两银子就能收买。大家都在暗中互相防范着、互相警惕着，在表面的亲热上又暗藏着一种内在的冷淡。虚伪、做作、欺骗……人们需要它就象需要衣服似的来遮掩住灵魂的裸体。

这类描写，在《红楼梦》中真是太多了；然而，这不正是私有制

1207.411-215C 1206.2-215C
1207.4-215C

一部对时代生活感到痛绝的书

9

社会所造成的许多已经使人感到平常的生活现象吗？

现在，我们跟着作者的笔触不知不觉又回到繁华富贵的荣国府，转过一道小角门，看到这里是凤姐的住处。一阵轻柔的笑语，飘过院落，平儿和凤姐正在那里叙家常：

凤姐儿笑道：“……如今嘱咐你，她（指探春，其时正在理家——引者）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倘或她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辩……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和她一强就不好了。”

平儿不等说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涂了，我才已经行在先了，这会子才嘱咐我！”

凤姐儿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别人的原故，不得不嘱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

谈话进行到这里，也许我们又一次沉浸在这个贵族家庭的脉脉温情里，不禁感到凤姐和平儿这主奴之间原来相处得这么好，这么温存体贴；谁说阶级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线，这主奴两个不是把这道界线打破了吗？……但那里知道，平儿在上面的谈话中，已经犯了过失了——

凤姐儿笑道：“这不是你又急了，满嘴里便‘你’呀‘我’的起来了！”

平儿道：“偏说‘你’！你不依，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顿。难道这脸上还没尝过不成？”

这继续着的一段谈话，仍然是轻柔的笑语，仍然是和乐的气氛；但是，我们的感情变了。原来，那条把人与人之间象深沟一般隔开来的阶级界线，不是在微笑底下消失，而是更加显得不可逾越地存在在那里。

表面看来，曹雪芹在这里好象写的是“笑”和“亲热”，实际上却是写的“泪”和“冰冷”。

曹雪芹就是常常这样在事物外表的直接描写后面，同时又写出生活潜在的一面。他常常使读者的眼睛停留在这里，但生活的

意蕴却在别处。而这一切，又往往出之以自然平淡的笔墨，使人感到更耐咀嚼，更富回味。

现在，丰儿把她们两人的饭端上来了。凤姐说“横竖没人来，咱们一处吃饭是正经”，于是这主奴两个便坐在一处吃饭了，阶级的界线好象又在这里消失了。然而，饭却是这样吃的，不仅是菜有主奴之分，而且是：

平儿屈一膝于炕沿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着凤姐儿吃饭，伏侍漱口毕，……方往探春处来。

这一顿家常便饭，曹雪芹就是这样地写出了它的不平常之处。它不禁使人想起，一个奴婢生活在主子的旁边是多么不容易！尤其是生活在凤姐旁边的平儿，这个柔和、善良的少女，要化费多少心思才能取得凤姐的容纳和欢心。而另外，她还要去应付那个癞皮狗似的贾琏。毋怪前人曾由此想到封建社会的“立朝”，大赞平儿“有古名臣事君之风”^②。又有人慨叹：“呜呼，可以处忌主矣！”^③这类“闺闼琐事”，所以会引人发生此类联想，正说明《红楼梦》艺术概括的深广。

然而，平儿是否已经安于这种如伴“忌主”的险恶处境呢？当我们再一次来到这里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一次尤氏也来到这里，她是来找凤姐的，恰巧凤姐不在——

只有平儿在房里与凤姐迭衣服。尤氏便点着头儿说道：“好丫头！你这样好心人儿，难为你在这里熬！”平儿把眼圈一红，拿别的话岔过去。

为什么要“拿别的话岔过去”？难道是平儿不愿意说说她的苦处吗？其实，“此时无声胜有声”。不说，反而比说更加显出她心里的悲酸。这也正是曹雪芹笔意的深长含蓄之处。

这个作家就是常常这样在《红楼梦》中教导人们去细细体会生活，去掂掂人们感情的重量。……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万紫千红的大观园。只见“佳木葱茏，奇